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貪欣誤 第二回 明青選 說施銀戶限 幻去玉連環

熔冶陰陽天地爐，達人彈指見虛無。 □圖秘授長生訣，鉛汞經營出世術。  
奉使蟾蜍誣帝子，還攜環佩證仙徒。  
清風兩袖知何處，玄鶴翩翩去紫都。

世間拘儒，每每說起怪幻之事，便掩耳以為不經之談，不知古來劍客飛仙，若崑崙奴、妙手空空兒之流，何代無之？但其間或為人抱負不平，或為人成全好事，純是一團俠氣激發，卻於自己沒一些利欲，故垂名千古。若徒挾著幻數，去掠人財物，這終是落了邪魔外道。然據他那術數演起來，亦自新人耳目。

就如嘉靖年間，有一個大金吾，姓陸名炳，名重當朝，富堪敵國；豔妾名姬，如翠屏林立，好似唐朝郭令公一樣。時逢中秋佳節，排列筵宴，那金吾在庭前玩月，挾著姬妾們，吹彈歌舞，且是熱鬧。忽見一個力士，頭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，從空而下，突立庭前。那金吾吃了一驚，暗想道：「這所在都是高牆峻宇，且外宅營兵四下巡守，此人如何得到這裡？」便立起身來，延之上座，欠身問道：「力士能飲乎？」答道：「我非為飲而來。」金吾道：「莫非欲得我侍妾，如故事乎？我處姬妾頗多，但恁尊意擇之而去。」力士搖首道：「非也！」金吾道：「即非為此，明明是來代人行刺了。我陸炳亦是個好漢，並不怕死，只要說個明白，可取我首級去！」力士又搖著頭道：「非也！」金吾道：「既非為此數件，突然到此，有何貴幹？」力士道：「我只要你那一顆合浦珠。」金吾想道：「向日李總兵曾送我一珠，也叫做合浦珠，但我並不把這珠放在心上，恁侍妾們拿去，實不知落於何人之手。」那些侍妾們齊道：「珠到各人所蓄頗多，但不知怎樣的便叫做合浦珠，叫我們那裡去查來？」那力士便向袖中摸出一顆來，道：「照此顆一樣的。」侍妾們一齊向前爭著，內有一妾道：「這珠卻在我處。」那妾徑去取來遞與金吾，金吾遞與力士，力士不勝歡喜，把手拱一拱作謝，便化一道彩雲而去，豈不奇絕！

如今還有個奇聞，是當今秀士，姓明名彥，字青選，四川眉州人。自幼父母雙亡，為人天資穎悟，胸盡盡自淵博，但一味仗義任俠，放浪不羈，遂致家業罄盡，無所倚賴。好為左慈、新垣平之術，只恨生不同時，無從北面受教。聞得岳州地方有個異人，姓管名，字朗生，精於遁煉之法。明彥想慕此人，收拾此行囊，獨自一個搭船到岳州。那管蹤跡不定，出沒無常，明彥尋訪半年有餘，並沒下落。心下昏悶，無處消遣，聞洞庭湖邊有岳陽樓，乃呂純陽三醉之所，前去登眺一回。只見滿目江景，甚是何人，遂題詩於壁：

楚水滇池萬里游，輕舟重喜過巴丘。  
千家樹色浮山郭，七月濤聲入郡樓。  
寺裡池亭多舊主，閣中杖履若同游。  
曾聞此地三過客，江月湖煙縮別愁。

賦畢下樓，趁步行了數里，腹中覺有些飢渴，一路都是荒郊僻野，那得酒食買吃。又行數里，遠遠望見一茂林中，走出一童子來，手中攜著一個籃兒，裡頭到有些酒肉在內。明彥向前，欲與童子買些，那童子決然不肯。明彥道：「你既然不肯賣，可有買處麼？」童子指著道：「只這山前，便有酒家，何不去買些吃？」明彥聽說大喜，急急轉過山後，只見桃紅柳綠，鬧簇簇一村人煙，內有一家，飄飄搖搖掛著酒帘。正是：

借問酒家何處有，牧童遙指杏花村。

明彥徑到酒家坐定，叫拿酒來。那酒保蕩了一壺酒，排上許多肴饌。明彥心中想道：「身邊所帶不過五百文，還要借此盤纏尋師訪友，倘若都吃完了，回到下處把些什麼來席日？不吃又飢餓難忍。」正在躊躇之際，忽有一個道士，頭戴方竹冠，身穿百衲衣，手中執著拂塵，也不與明彥拱手，徑到前席坐定。明彥怪他倨傲，也不睬他，只是自斟自飲。那道士倒忍耐不定，問道：「你這客官，是那裡人？」明彥道：「我四川眉州人也。」道士說：「來此何於？」明彥道：「尋師訪友。」道士說：「誰是你師父？」明彥道：「當今異人管朗生。」道士說：「什麼管朗生？」明彥道：「管師父之名，四方景慕，你是本地人，倒不知道，也枉為一世人。」道士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你不曾見異人的面，故只曉得個管朗生。」明彥聽他說話，倒有些古怪，心中想道：「當日張子房圯上遇老人進履，老人說：『孺子可教。』便授以黃石秘書，子房習之，遂定天下。俗語說得好：『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』這個道士倒也不要輕慢他。」遂竦然起立，把盞相敬道：「願師父一醉。」道士說：「我知你身邊所帶不過五百文，何足醉我？」明彥吃了一驚道：「我所帶之數，他何由知之？必是不凡之人。」問道：「師父將飽幾何，才可致醉？」道士說：「飲雖百斗，尚未得醉。」明彥道：「弟子身邊所帶，不足供師父之醉，奈何！」道士說：「不妨，我自能致之。」那道士將桌上噓一口氣，忽然水陸備陳，清醅數甕。明彥看了，吃了一驚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師父果然不凡。」愈加欽重，執弟子之禮甚謹。那道士那裡睬他？也不叫他吃些，只是自己大嚼。不上一杯茶時，桌上菜蔬，甕中美酒，盡數吃完，不留絲毫，徑往外走。明彥一把扯住，道：「師父那裡去？挈帶弟子一挈帶。」道士說：「你自去尋什麼管朗生去，只管來纏我，可不誤你的前程？」明彥只是扯住不放道：「師父既有此妙術，畢竟與管師父定是同道中人，萬乞師父挈帶同行，尋管師父所在，就是師父莫大功德。」

原來那道士就是管朗生，只不說破，特特妝模做樣，試他的念頭誠也不誠。那道士見他果然出於至誠，便道：「我雖不認得什麼管朗生，你既要尋他，可跟我去，須得一年工夫，或可尋著。你若性急，請自回去。」明彥道：「尋師訪道，何論年月，但恁師父指引。」道士說：「今先與你說過，倘或一年找不著，你卻不要埋怨我。」明彥道：「就是再多幾年，總不埋怨著師父。」道士說：「這等，便可隨行。」明彥見道士應允，不勝歡喜，將身邊五百文還了酒錢，只見道士所執拂塵失落在桌上，明彥搨在手中，隨了道士出門去。

那道士行步如飛，那裡跟的上？行不了十餘里，轉一山灣，忽然不見了道士。天色已晚，前後又無人家，明彥一步一跌，趕上前路找道士，那裡見些影兒？走得肚中已餓，足力又疲，遠遠望見山頭上有一小廟，明彥只得爬上山去，推開廟門，蹲坐一會。約有二更天了，只聽得四山虎嘯猿啼，鬼嘍神哭，孤身甚是恐懼。道士還要他堅忍性情，又變出些可畏可驚之事歷試他。忽來敲門，明彥聽得似道士聲音，不勝歡喜，連忙開門，只見一隻老虎，張牙舞爪，跳進門來，唬得魂不附體。

蕭然變魂，暮夜黯如幽隱。聽見驅萬樹，猛咆哮近身。舞利爪如擲刀，排鋼牙便似那列戟，顛狂驚殺人。縱做朱亥圈中也，怎當他那金睛怒逞。瘦弱書生，恐這樣形軀不入唇。

明彥一時無計可施，只得躲在廟門後，卻有一根門門，將來抵擋他，卻被那孽畜一口銜去，丟在山下去了。明彥又無別物可敵，止有道士拂塵在手，那孽畜趕將過來，明彥只將拂塵一拂，那孽畜便垂首搖尾而去。明彥道：「這道士真有些神奇，難道這一個拂塵兒，大蟲都怕他的？」

說也不信，正在贊歎之際，只見一陣狂風，一個黑臉獠牙的跳進來。明彥道：「苦也。這番性命怎生留得住！」

飄零力盡，經旬###。奔波苦楚，黑鬼侮行塵。道是張飛現形。這壁廂卻不是尉遲公，從今再聞這些猙獰行徑。不念岐路，馬足伶仃。莫纏他、天涯弔影身。

明彥左顧右盼，無有安頓之處，只得躲在神像背後，口中叫：「神明救我一命，日後倘有發跡之時，決當捐金造廟！」那黑鬼那裡肯饒他，直奔到神像之後來擒明彥。明彥死命掙定，也把拂塵一拂，那黑鬼酥酥的放了他，嘿嘿而去。

明彥自此之後，信服道士如神明一般。亂了一夜，看看天亮，出了廟門，再去尋那道士。又翻了幾個山頭，望見竹林甚是茂

盛，內有大石一塊，明彥就在石上一坐，身體困倦，不覺的昏昏睡去。那石頭卻也作怪的緊，突的一邊，把明彥翻倒在地。明彥驚醒，石頭不見，卻見那道士端坐在那石塊上。明彥見了，不勝歡喜。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倒身就拜，那道士動也不動。明彥將夜來苦楚，細細說了一番，道士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好也！我叫你不要跟來，如今受這許多苦楚，著什麼要緊！」明彥道：「只要師父找著管師父，便再受些苦，也是情願。」道士看他誠心可嘉，便直對他說：「你要尋甚麼管明生，一百年也找不著，你便將我權當管明生何如？」明彥已悟其意，又復拜懇道：「弟子願悉心受教。」道士從從容容身邊取出一個小囊來，囊中有書數頁，遞與明彥，明彥跪而受領，喜出望外。道士說：「我身如野鶴，來去無常，此後不必蹤跡於我，但將此書尋一僻靜所在細細玩討，自有效驗。日後另有相見之期，不可忘卻了這拂塵兒。」言畢，化一道清風而去。明彥望空又拜，拜畢，尋路而行。

行不數里，有一小庵，庵中止得一個老僧，甚是清淨。明彥向老僧借住，將此書細玩，前數頁是煉形飛升，驅雷掣電的符咒；後數頁是燒丹點石的工夫。明彥看了道：「如今方士輩，動以燒煉之術走趨權貴，以十煉百，以百鍊千，阿諛當時，豈不是個外道！若果煉得來，用得去濟得人飢寒，解得人困厄，庶幾也不枉了行道的一點念頭。」整整坐了四十九日，把這書上法術，一一試驗得精妙。於是遍遊江湖，那些公卿士夫，也都重他的坐功修養。

一日，雲遊到鄱陽湖口，遠遠望見一個婦人，手持白練，將縊死樹上。明彥便動了那惻隱之心，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忙跑上前，且喜那婦人尚未上吊。明彥道：「你這女客，何故如此短見？」那婦人便含著淚，向前叩禮道：「仙客在上，妾也處之無可奈何。妾夫周森，手藝打銀度日，被匠頭陳益，領了寧府打首飾銀三千兩，僱妾丈夫幫做。豈知陳益懷心不良，將寧府銀兩盡行盜去，見今發落有司緝獲。妾夫亦被陷害，拘禁囹圄，鞭打幾斃，想這性命料也拖不出。丈夫不出，妾依何人？不如尋個自盡，倒得乾淨。」言訖，撲簌簌掉下淚來。

信乎有淚不輕彈，只因未到傷心處。

明彥見那婦人哽咽咽哭不住，又問道：「那寧府錢糧，你丈夫多少也曾侵漁些用麼？」婦人道：「丈夫若果偷盜，妾必得知。若果偷盜，不遠遁去，是飛蛾投火，自送死了，何曾見他有分毫來！」明彥道：「不須講，我知道了。你且在樹林深茂處躲著，自有曉報與你。」那婦人果潛身在茂林中，遠遠望見明彥口中念咒作法，不一時，起了朵雲頭，降下個淨淨惡煞的金甲神，拱手前立，聽了他指揮一遍，復駕雲而去。那明彥方才叫出婦人道：「我適才已召值日功曹，查得陳益挈家逃入海中，被海寇劫資，亂刀殺死，全家沉沒。不然，我還要飛劍去砍他的頭來，今不可得矣！就你丈夫的罪，我一還還要為他解紛開訟，你且回家靜待，一月後可消釋也。」那婦人倒身下拜稱謝，不題。

卻說那明彥，探聽得寧王積蓄甚厚，便也存著一點心兒。一日，寧王當中秋之夕，宮中排列筵席，宮嬪繽紛，笙歌雜沓，慶賞佳節。因見月色甚好，吩咐撤了筵宴，攜了妃子，同登釣月台上玩月，詩興陡發，便叫宮嬪捧著筆硯，題詩一首於台上。

翠壁瑤台倚碧空，登臨人在廣寒宮。

蛾眉未作窗前畫，吳楚遙添鏡裡容。

大地山河歸眼底，一天星斗掛簾東。

士人應喜攀蟾易，十二欄杆桂子紅。

吟罷，夜深人靜，月色愈加皎潔。那明彥略施小術，將自己化作一個童子，把拂塵兒向空一丟，變做一隻玄鶴。正值寧王酣歌飲之際，忽見月宮門開，興彩倒射中，有一童子穿青衣，跨玄鶴，冉冉從空而下。直至王前，稽首道：「我主娥，致祝太王、妃子，千歲！千歲！」王與妃子不勝駭異，起身回禮道：「你主乃天上仙娥，我乃人間凡質，有何見諭，差你下來？」童子道：「我主並無他說。因殿前八寶玲瓏銀戶限歲久銷鑠，非大王不能更造，願為施鑄，當增福壽。」寧王見此光景，敢拂來意？欣然應允，道：「此事甚易，但須示之以式樣，我當依樣造奉。」童子解開小囊，拿出一條長繩道：「式樣在此。」王命妃子量來，計長一丈一尺，闊厚各七寸。王收了此繩道：「仙童請返報命。」童子又道：「必須良工巧制，庶堪上供，不然恐徒往返不用。當於來月十五完工，即有天下力士為取也。」言畢，復翩翩乘玄鶴凌空飛入月宮，宮門閉。五與妃子極口稱奇不已，回宮安寢去了。

次早上殿，集了大小宮臣，備說此事，那宮臣俱各稱賀。獨有個孔長史，是山東濟南人，從容向前曰：「月宮乃清虛之府，豈有范銀為限之理？此必妖人幻術，為新垣平玉杯之詐以欺殿下耳，願殿下察之。」王聽說，未免有些疑心，未即興工鑄造。

遲了兩日，十八之夜，月門忽開，童子又跨鶴下來道：「銀戶限未鑄，大王疑我為幻乎？我主以大王氣度慷慨，特來求施，若大王違旨，我當回奏我主，必遭雷神下擊，薄示小警，那時恐悔無及矣！」言畢，復飛去。

王又遲疑數日，果然風雷大作，雷電擊碎正殿一角。王乃大恐，急捐銀萬計，發了幾個內相，命即日興工，限半月內完。這乾內相領了銀子，叫到了十幾名銀匠，要鑄這銀戶限。只見銀匠中走出一個來：「稟公公，小的們止會打首飾，制番鑲，若要鑄這銀戶限，須得個著實有手段把得作的才好。」內相道：「你們如今曉得那個有手段，開名來！」眾銀匠道：「除非是前此犯事在監的周森，果然有些力量。」眾內相就稟了寧王。

寧王下令與有司，取監犯周森。周森聞取，又不知為什麼事，大大懷著一個鬼胎，到府前方才曉得他要他鑄銀戶限。他便心中也動了個將功折罪的念頭，便歡忻踴躍見了內相。一例兒領著眾人，裝塑子，整爐罐，整整忙了十個日夜，果然鑄得雕鏤光瑩，獻上寧王。寧王大喜，又加異寶，四圍鑲嵌。限縫之中，卻少一環。王對妃子道：「前年上賜一環，道是暹羅國王所貢，凡人佩之，暑天能使身涼，寒天能使身暖，乃是希世奇珍，不是凡間所有，何不取來係在上面！」料理已備。恰好又是九月初一日。寧王升殿，大集宮臣，叫力士取出銀限，與眾宮臣觀看。人人喝采稱慶，那孔長史只是搖著首道：「決無此事。」王笑道：「公讀書人，終是拘泥常見。兩度鶴降，我與妃子明明共見，豈有差錯！」那長史不敢強辯，默默差慚而退，從此與王不合，遂告病回家去了。一連幾日，早已十五夜了，王與妃子仍坐檯上，候童子下來。只見天門大開，童子復跨鶴下來，稽首王前。寧王道：「戶限已成，計重百斤，恐非天下力士不能負去，仙童單身，何能致之？」童子俯首前謝，只是那玄鶴張喙銜之，凌空飛上，如飄蓬斷梗，旋舞雲中，不勞餘力。王與妃子倒身下拜，稱羨不已。次日有司進本，有福建三人獲到陳益盜去寧府銀三千兩解納，及點名查驗，止銀三包，解人忽然不見。寧王閱本道：「哦！這周森真無辜了。況前日銀戶限，也曾用著他。」一面就令有司釋放不題。

卻說那周森妻子也知丈夫出監鑄銀戶限，欲要見一面，爭奈王府關防，封鎖得鐵桶相似，蒼蠅也飛不進去。歸家又哭了幾日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那道人原許我一月後，便見曉報，終不然又成畫餅了？」正是懸望之際，只聽得外面敲門，開來看時，卻是丈夫周森。夫妻一見，抱頭大哭，哭個不止。那周森把月宮要銀戶限，三人獲著陳益盜銀，及查驗一時不見，並自己得放的緣由，說了一遍。他妻子也把道人救了他命，還要力為解紛開訟的根苗，也說一遍，駭得他夫妻又驚又喜，道：「這分明是神明見我們平白受冤救我們的。」雙雙望空就拜。只見雲端內飄飄搖搖飛下一個柬帖來，上寫道：

周森幸脫羅網，緣妻某氏志行感格，故全汝夫婦。今可速徙他鄉，如再遲延，災禍又至。那周森夫婦看了，連夜遠遁，逃生去訖。

正是：鼉魚脫卻金鉤去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卻說那明彥略施小術，救了周森夫婦，又將銀戶限去下八寶，用縮銀法，萬數多銀子，將來縮做不上十來兩重一條，並八寶俱藏在身邊，道：「可以濟渡將來。」一日，雲遊至山東濟南府地方，尋寓安歇。那店主人道：「師父，實難奉命，你且到前面看看那告示。」明彥看時，只見上寫道：

濟南府正堂示：照得目今盜賊蠭起，每人（每）潛匿城市，無從覺察，以致擾害地方。今後凡有來歷不明，面生可疑之人，潛

來借寓，許歌家即時拿送，即作流氓，定罪。倘有容隱，重責五十板，枷號兩月，決不輕貸。特示。

明彥看了，便冷笑道：「何足難我！以我的行藏，終不然立在路（露）天不成！」

易了服正行，見座柵門上，有一面小扁，寫道「王家巷」，巷內鬧哄哄一簇人圍住了一家人家。明彥也近前去看，只一個小婦人，一個老婆子。那婆子攤手攤腳，告訴一班人道：「列位在上，咱這門戶人家，一日沒客，一日便坐下許多的債，加五六借了衙院本錢，討了粉頭，本利分文不怕你少的。不消說，只開門七件事：柴、米、油、鹽、醬、醋、茶，那件不靠這碗水裡來？你守著一個孤老，妝王八耐兒，不肯接客，咱拼這根皮鞭斷送了你！」一五一十罵個不住。那小婦人只是哭哭啼啼，一聲也不做。這些看的人，也有插趣點撥的，也有勸的，紛紛擾擾，不一時也都散了。

明彥便悄悄問那鴛兒道：「你女兒戀的是誰？」鴛兒道：「是孔公子。」明彥道：「莫非孔長史的兒子麼？」鴛兒道：「正是。」明彥暗道：「那孔長史雖然在寧王面前破我法術，然亦不失為正人。如今看起來，不如將這樁事成就他兒子罷！」便對鴛兒道：「我如今要在你家做個下處。」便袖中取出十兩雪花銀，遞與鴛兒。鴛兒笑欣欣雙手接了，道：「客官在此住極好，咱這女兒雖則如此執拗，隨他怎麼，咱偏要挫擲他來陪客官就是。」明彥道：「我這也不論，況公子與我原有交。」鴛兒道：「一言難盡。咱家姓薛，這女兒叫做玄英，自從梳攏與孔公子相好以後，打死也不肯接客，為此咱也恨得他緊。」

當晚，鴛兒也備了些酒饌，叫玄英陪。玄英那裡肯來？鴛兒得將酒饌搬到玄英房裡，邀了明彥，鴛兒也自來陪。玄英見鴛兒在坐，不好撇得，只得也來陪。當下明彥也就把些正經勸世的話講了一番。那鴛兒逢人騙般，隨風倒舵，也插了幾句王道話。那玄英心中暗想道：「有這般嫖客？莫非故意妝些腔套，要來勾搭不成？且看他怎麼結局。」不言不語，也吃了幾杯。那鴛兒脫身走出，悄悄將房門反鎖了，暗想道：「若不如此，怎消得他這十兩銀。」那玄英便道：「足下也好請到外面安歇了。」明彥道：「正是。」要去開門，只見緊緊反鎖上的。明彥故意道：「不然同娘子睡了罷。」那玄英道：「小妾不幸，失身平康，亦頗自爛闖范，既與孔郎結縈終身，豈有他適？所以媽媽屢次苦逼，緣以孔郎在，不則一劍死矣！」

明彥聽了道：「此真女中丈夫也！」便一拳一腳，登開房門，叫鴛兒出來道：「你女兒一心既為孔郎，不易其志，與那柏舟堅操何異？我明彥也是個俠烈好漢，豈肯為此產明勾當，有玷於人，貽譏於己？且問你家食用，一日可得幾何？」鴛兒道：「咱家極不濟，一日也得兩數多用。」明彥道：「不難，我為孔郎日逐代償罷了。」一對一答，整整混了半夜，鴛兒又收拾一間房，與明彥睡了。

到次日，玄英見明彥如此仗義，寫一個柬兒，將情意件件開上，叫個小廝去接那孔公子。不一時，小廝轉來道：「孔相公因老爺初回，不得工夫，先回一個柬兒在此。」玄英拆開看時，上寫道：

日緣老父返舍，未獲一叩妝次，彼此懷思，諒有同心。接札知明君任俠高風，而能神交爾爾，殆過於黃衫諸豪倍蓰矣。豎日謁誠奉謁，不既。

次日，公子果然來訪明彥，感謝不盡。少頃，見一個蒼頭，挑了兩架盒子，一樽酒。公子向明彥道：「意欲奉屈至舍下一敘，恐勞起居，特挾樽領教，幸有簡褻。」明彥也稱謝不遑，就叫鴛兒、玄英四人同坐，他三人也都把肝膈道了一番。明彥見孔公子是個風流人物，玄英是個貞節女子，便每人贈他一首詩，孔公子也答謝了一首。明彥從袖中摸出一顆珠子、一枝玉環贈他二人，二人俱各贊賞稱謝。鴛兒一見，便眼黃地黑道：「怎這珠子多大得緊，好光彩射人哩。」明彥道：「這是照乘珠，夜晚懸在壁間，連燈也不用點的。」鴛兒便把玄英扯一把道：「既蒙相公厚情，咱們到收這珠罷，好省得夜間買油，這是咱窮人家算計。」大家也都笑了一會。明彥便對公子道：「玄英為兄誓死不二，兄也該為他圖個地步，或納為如夫人，或置之於外室，使玄英得其所安，方是大丈夫的決斷。」公子道：「小弟去歲亡過先室，尚未繼娶，如玄英之於小弟，小弟豈忍以妾分置之？但老父薄宦初歸，俸餘其淡，媽媽又必得五六百金償債，是以遲滯至今，安有負訂之理。」明彥道：「此說何難，弟當措千金為君完璧。」公子稱謝道：「明早當即稟明老父，以聽命也。」又吃了一會酒，大家散訖。

公子次早起來，那曉玉環遺在桌上，適值四方有些人來訪，竟便出去迎接。孔長史多年在任，不知兒子學業如何，近來看那種書，一到書房，看見桌上一枚玉環。便驚訝道：「這是寧王府聖上所賜之物，前為妖人騙去，如何在此？」竟自拿了，公子一進門，便問他原故。公子初時也遮掩，被父親盤不過，便把明彥原由說了一遍。孔長史也不做聲，竟修一封書與同官。眾官將長史書並玉環獻上寧王，寧王驚訝，始信妖人幻術，即下令嚴緝妖人。

孔公子心中不安，若不說知，有誤此人，況當日非此銀完璧，並贈環珠，今不救走，非丈夫之所為也。竟來見明彥，將父在書房見環修書，同官奏緝妖人之事說知，叫其連夜逃去，勿留受害。明彥笑道：「吾見玄英貞節女子，公子風流人物，一時觸動，仗義任俠，吾今本欲濟人飢寒，解人困厄，如此用心，豈不望報！」正在徘徊，忽然一道清風，管師至矣。哈哈大笑道：「賢弟行事，與上天好生無異，無一毫私心，無一點慾念，真不負吾所傳矣！但寧王嚴緝吾弟，此處豈可久留？」說罷，二人化作兩道彩雲，冉冉而去。孔公子、玄英二人知是神仙下降，成其姻緣，望空拜謝不迭。

一日，差官到長史家，著討出妖人。孔公子及鴛兒受逼不過，只得拈香望空哀告，祝道：「神仙，你明明說解人困厄，今某等受此困厄，為何不來一解？」拜了又祝。不一時，只見雲端內，飄飄搖搖（下缺）